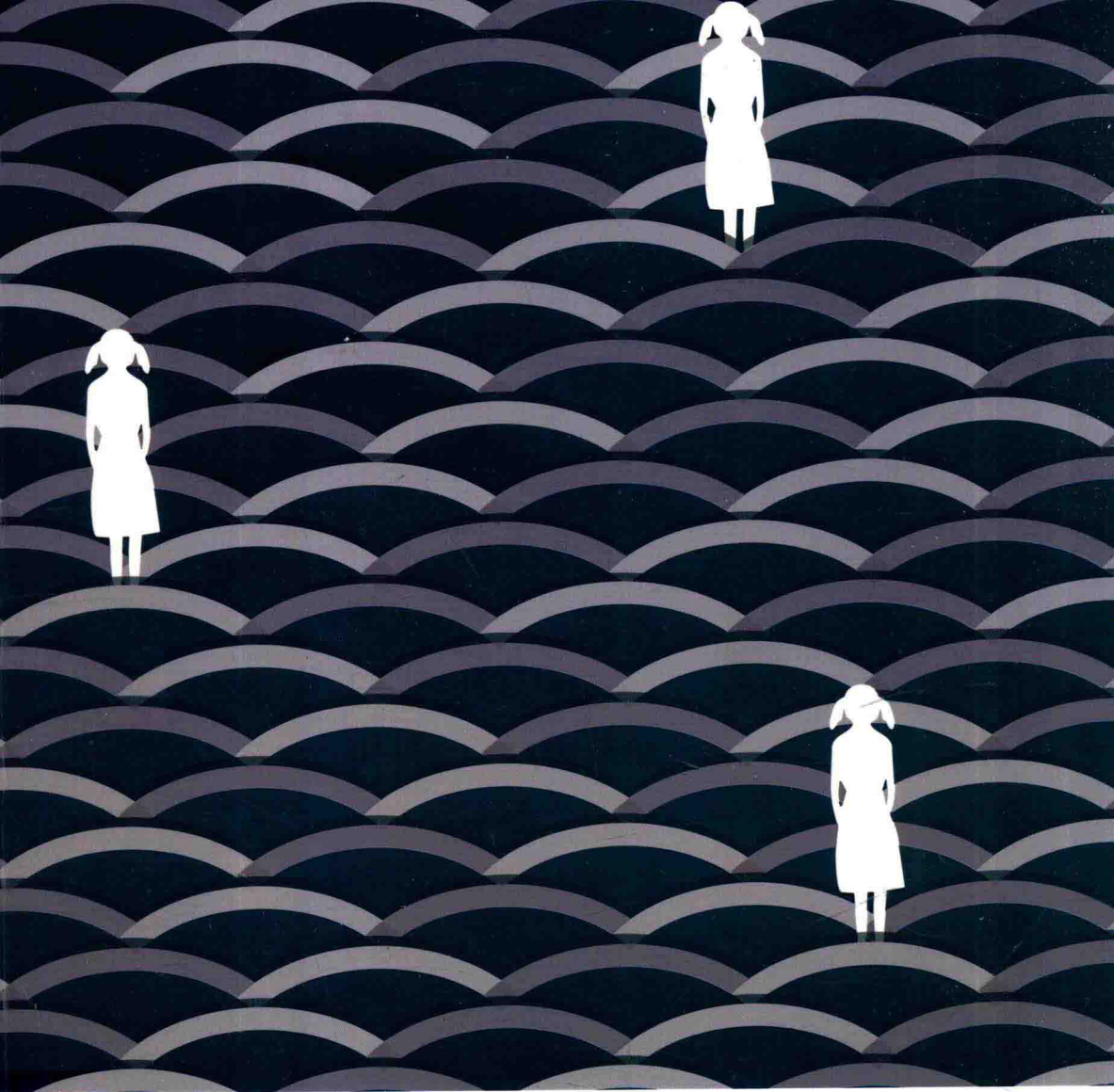




何玉茹

—— 著

HE
YURU

前街后街

典藏精品图书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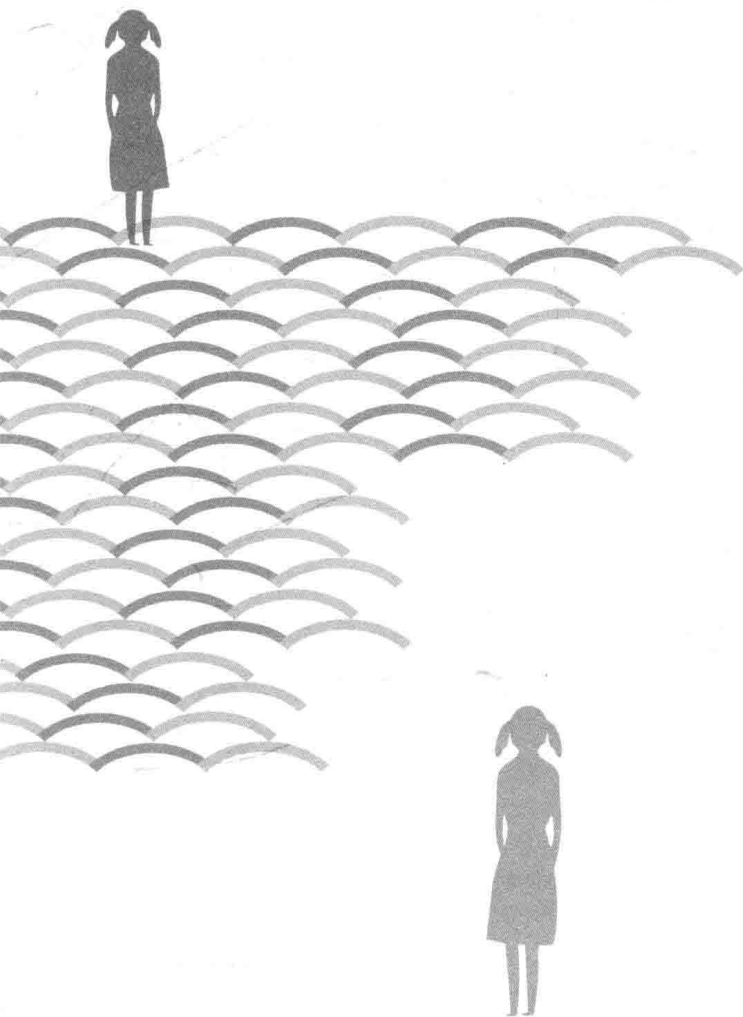
国家“十三五”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


冀版精品图书

前街后街

何玉茹◎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前街后街 / 何玉茹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6. 8

ISBN 978-7-5511-2960-2

I. ①前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91820号

出品: 冀版精品出版工程办公室

书名: 前街后街
Qianjiehousjie

著者: 何玉茹

责任编辑: 郝卫国

责任校对: 李 伟

装帧设计: 果亚楠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20 1/16

印 张: 17.75

字 数: 28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4月第1版

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960-2

定 价: 35.00元

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第一章

1. 前街和后街

黄村有两条街，一条叫前街，一条叫后街。

明悦小的时候，对房子没什么感觉，对房子的阴影却印象深刻，走在前街，她可以在阴影里随意地跑跳；走在后街，稍一伸胳膊太阳就看见了。她不喜欢太阳看见，太阳一看见她的跑跳就没味道了似的。后来长大些，她知道了，前街的房子是青砖、青瓦垒就的脊顶，后街的房子是土坯、炉渣做成的平顶，一高一矮，一青一土，自是不一样的。

明悦家住在前街与后街之间，就是由前街通向后街的一条马道里。马道是南北向，总共住了十几户人家，偏北向的归于前街，偏南向的归于后街，而明悦家恰恰不偏南不偏北，位于十几户的中间。但明悦家的房顶铺的青瓦，墙面垒的青砖，这样的人家不在前街也要归于前街了。

明悦家住的马道很宽，容得下一辆马车不算，还有一盘石磨，一只碾子，一眼水井。水井旁有一棵老槐树，石磨和碾子旁各有一棵老榆树。明悦一出门，就能看见槐树和榆树高高大大地站在马道的对面，蓬勃的枝叶像是它们伸出的手臂，热情地拥揽着那水井，那石磨，那碾子。

明悦家的门口有几级石台阶，有一对石狮子，一对上马石。这样的门口前街里很多，在马道里却是独一户。明悦喜欢坐在上马石上，看人们吱吱呀呀地摇辘轳，呼隆呼隆地推碾推磨。那些人有前街的，有后街的，前街的人多是走得不急不慌，后街的人多是走得匆匆忙忙；前街人用的家什细致、洁净，后街人用的家什粗糙、腌臢。比如簸箕，前街人的簸箕多是小巧玲

珑，针脚细密，还上了层油漆，在阳光下亮闪闪的；后街人的簸箕却是笨大的，原色的柳条粗细不均，麻绳头儿探头探脑的，却也有地儿闪了亮光，细看去，是手常握的地儿，油光光的，就好比穿脏了的袖口一样。

前街的人碾米、磨面，人少，话也少，两三个人，推的推，扫的扫，簸的簸，安安静静道来，又安安静静走了。后街的人可要热闹得多，六七口甚至十几口子人，常常孩子就占了大半，有哭的有喊的有骂的。那骂人的母亲，是这一家子的中心，推少不了她，扫、簸也是她的，就连最小的孩子拉了尿了，也少不了她来侍弄。常常地，刚抓完屎尿的手，又接着去抓米面了。她的头发散乱着，衣服穿得已看不出什么颜色。她的手指是弯曲的，一巴掌打在孩子的屁股上，孩子不说打得疼，却说扎得疼，因为她的手太糙了，手背上裂着口子，手心里飞着毛刺，手关节突出得吓人。但她并不难过，骂着骂着，见唾沫星子喷了哪个孩子一脸，那孩子抬起袖子左抹一下右抹一下的，袖子上沾了白面，抹得就像戏台上的小丑，她便哈哈地笑起来。她的笑跟她的骂一样，响亮得很，让人觉得她粗圆的身子就像个大音箱，能装下数不清的孩子，也能发出出人意料的响儿来。

碾米、磨面的场合，这家的男人是不会出现的，他自有他的活儿干，往猪圈里添几锹土，或是上房抹一抹漏雨的房顶，或是和站在街上的男人说话儿。男人站在街上说话儿是天经地义的，后街的男人这样，前街的男人也这样，好像他们的说话儿也是干活儿一样。男人们不仅在街上说话儿，还三五成群地跑到哪个家里去说，若是女人要男人帮了干点什么，男人会理直气壮地说，没见正说话儿吗？不过前街人的说话儿跟后街人的说话儿是不一样的，前街人不大说眼前的事，说的多是书本，或是国家、国际，后街人说的则多是庄稼，或是左邻右舍，前街后街。

明悦的家里，也常常有来说话儿的男人，前街的来，后街的也来，只因她家的这位置，也因她的父母不大偏狭，来的都是客，是客就让个座，递杯茶。不过这样也有这样的不好，前街人说起书上的事，后街人插不上话，只能干听着；而后街人说起庄稼，前街人又有些不耐烦，整天眼里看的是庄稼，吃的是庄稼，说话儿再离不开庄稼，这辈子岂不亏欠了？后街人也有后街人的理儿，庄稼人不说庄稼说什么，书上的事是顶吃还是顶喝啊？明悦觉得，下回没准儿哪个就不会来了，可过不了两天，那些人又一个不落地来了，仍各说各的，仍对对方不大服气，可坐在一间屋子里，喝

着同一壶里的茶水，再不服气脸上也要做出妥协的。这么妥协了一次又一次，渐渐就成了习惯了，哪怕红了脸吵上几句，下回还是要来，也并不尴尬。有一回，只来了一个前街人和一个后街人，明悦的父母也不知去哪里了，两人沉默地坐了足足有半个钟点，找不到什么话说，也见不出什么不自在。最后，各自只叹了口气，就站起来各回各的街上去了。

明悦是没办法跟人说什么的，她天生是个哑巴，听得见人说话，自个儿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因此她比父母的偏狭还要少些，凡说话响亮的，不管前街人还是后街人，她都羡慕得要死，倘若能说话，哪怕做那抓屎抓尿的女人的孩子，她怕也会动了心的。

那口水井，生出的故事是最多的，因为人们要喝水要洗衣服，更因为水井是能淹死人的。明悦多次看见，一群人将井口团团围住，捶胸顿足呼唤那投井的人。投井的多是女人，挨了男人的打，或是做了羞于出口的事，一狠心就要把自个儿交给水井。可水井有时候肯收，有时候就不肯收，托了那女人在水面上，单等了人将她救上去。投井的女人多是后街的，比如大菊，三天两头挨男人的打，身上常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。谁都觉得她早晚要投井的，果然有一天她就投进去了。可奇怪的是，她接连投了三回也没死掉，人们都说，她兴许是上辈子欠了男人的债，债还不完阎王爷是不会收她的。前街也有过一个投井的，名叫小慧，只因为书看得多了，迷了心窍，好好的就投了井了。结果小慧也没死，待把她捞上来，见她头发还有一绺没湿。当然投井死了的也不少，那些日子大家就都不来这里打水了。得过些天，井里的水才又洁净如初。那时候地下水充足的，下场雨都能让井水长一截，有一回连着下了几场大雨，井水长得一伸胳膊都能够着了。村里到处都是青蛙的叫声，仿佛整个村子都是水世界了。那时候谁都不会想到，几十年之后，这口水井会变成一口枯井，不仅这口，全村十几口水井都变成了枯井了。不过人总是有办法的，照城市人那样，修水塔，通管道，安水龙头，吃自来水！一吃自来水，辘轳用不着了，扁担、水桶用不着了，是省了太多的力气了！当然，投井的人也就没有了，一口枯井，投进去也淹不死的，摔个鼻青脸肿，反不如去喝农药了。后来寻死的人，果真大多都是去喝农药，有喝死的，也有被抢救过来的，大菊家的二妮，就是被抢救过来的一个。大菊投井时二妮爹是个生产队长，到二妮喝农药，她爹村支书都当过了。

明悦隐约觉得，后街人身上是有一股劲头的，这股劲头上来，会让人不由地后退一步，就算不服也是有点怕的。而这劲头前街人是少有的，前街人凡事都要讲出个理来，可世上的事，恰恰许多时候都不是靠理来做成的。许多年之后，即便黄村建了新村，前街后街的人混同在了一起，那不同还是能从丝丝缕缕的细节里一下子分辨出来。

其实，黄村最初的村名是叫宏村来着，因为前街宏姓人居住在先，后来逃荒在此的黄姓人多起来，又赶上闹土改，翻了身的黄姓人便要把宏村改成黄村。工作队的人觉得贫下中农的心愿不可违，宏黄又不过是一字之差，改成黄村无可厚非。宏姓人虽一百个不乐意，但乾坤扭转，大势所趋，便也只有顺从的份儿了。

2. 明悦和二妮

大菊家的二妮，从一年级就和明悦同班，一直同到六年级。二妮却比明悦大三岁，因为二妮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两个弟弟，为带他们把上学耽误了。后街像二妮这样晚上学的很多，这在前街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前街的人把上学看的，不要说带孩子，就是种庄稼也得靠边站一站，谁家的孩子7周岁前还没上学，一准儿会遭一街人的耻笑的。

二妮年龄大，个子就高，从一年级到六年级，一直都坐最后一排。明悦呢，在同龄人里个子也算高的，便常常和二妮坐在同一排里。一二年级坐的是长板凳，一条板凳四个人，有顽皮的男生，常常猛不防地一起身，板凳便翘起来，将坐在一头儿的女生摔个屁股蹲儿。明悦也被摔过，不过不是男生，倒往往是比男生还有力气的二妮。二妮不像明悦，是苗条、细弱的高，二妮是粗壮的，一张圆乎乎的脸，一双厚墩墩的手，一头乱蓬蓬的黄发。她同许多男生都打过架，最有力气的男生都不是她的对手。明悦挨了摔，通常是不声不响，拍拍屁股站起来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而二妮呢，是格外想听到明悦的哭，格外想知道一个哑巴的哭跟别人的哭有什么不一样。可有一回明悦摔得都爬不起来了，泪水在眼圈里直打转转儿，嘴巴却闭得紧紧的，到底也没发出一点声儿来。这样的情景，一直到三年级换了单人板凳才告结束。奇怪的是，随了板凳的变化二妮也变了不少，跟男生不大打架了，对明悦也再不欺侮了，有人欺侮明悦，她还站出来替明

悦出气。明悦仍是不声不响的，大家永远听不到她对二妮的评价，可从她一对弯弯的笑眯眯的眼睛里，可以看出她和二妮在一起是快乐的，她们同排同桌地经历了三四年级，又经历了五六年级，几乎从没伤过和气。二妮那样的急性子，跟她伤过和气的人太多了，可在明悦面前，她简直就像一只绵善的羊羔。人们常常问明悦，你是施了什么魔法吧？明悦自然只是笑，没有回答。人们便自问自答地说，一物降一物，一物降一物啊。

对明悦的态度，二妮自个儿也难说清楚，那么一个静悄悄的影子一样的人，却没办法不把她放在眼里，一二年级的时候没办法，三四年级、五六年级，反一天比一天地离不开她了。想想她真也没什么，要力气没力气，要说话还得拿手比画，学习虽说还行，也不是最好的，模样也不是最俊的，可跟她在一起就有说不出的高兴，天是蓝的，云是白的，太阳是灿烂的，就连房屋、树木，都青的青绿的绿，入了画一般的了。长大了以后，二妮渐渐明白，那是明悦和自个儿不一样的缘故，欺侮她是因为不一样，跟她好也是因为不一样。先是明悦的家，那是什么样的家啊！父母拿起书来就能读，拿起笔来就能写，说出话来就如同庄稼地垄一样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横是横竖是竖的，不像她的父母，大字不识一个，张口就是脏话，吃的穿的住的，样样是提不起来的。不要说过年过节，就是平日，两家比较也千差万别。就好比睡觉的炕上，明悦家铺了炕席不算，还要铺厚厚的炕被，铺炕被不算，还要铺好看的炕单子，铺炕单子不算，睡觉时还要铺一层褥子，褥子上还要铺一层褥单子，还不够，人躺下还有个被窝儿侍候着，就像褥子独属一个人儿一样，被窝儿也独属一个人儿。天啊，世上最舒服的事，莫过于躺在一个独属于自个儿的被窝儿里吧！而她二妮家的炕上，永远只是一领破席，睡觉时一群孩子扯了一床被盖，这个只盖住了屁股，那个只盖住了脑袋，盖着盖着就打起来了，大的将小的踢到了炕下，小的却不忘将被子顺势扯下来，看了一炕光屁股的孩子得胜地大笑……在去明悦家之前，二妮真不知还有炕被这种东西，也不知还可以各有各的被窝儿；明悦家吃饭的碗筷也各是各的，放衣服、鞋子的橱柜也分开着，就连放日常用品的抽屉也各是各的，明悦抽屉里的东西，别人从不乱动，别人抽屉里的东西，明悦也看也不看一眼。二妮真是奇怪，一家人分呀分的，还叫一家人吗？更叫二妮惊奇的，是明悦家睡觉的房间都是分着的，明悦的父母住正房，明悦和哥哥各住东西厢房，上学前她是和父

母一起住的，上学后父母就把她分出来了，说女孩子大了，跟爸妈一起住不方便。二妮不明白有什么不方便，她的爹娘一直跟六个孩子睡在一盘炕上，孩子们光了屁股打架他们便躺在一边嘿嘿地笑。他们合盖了一条被子，孩子们曾抢过他们的，但抢不过还挨了一顿暴打，便再没人敢抢了……

对父母的叫法，明悦和二妮也大不同，明悦叫爸爸、妈妈，二妮则叫爹、娘。爸爸妈妈是城市人的叫法，因为明悦的爸爸是个挣工资的“城市人”。黄村这样的“城市人”很有一些，晚上睡在村里，白天到十几里地外的城市上班，有的靠两条腿走来走去的，有的则靠一辆自行车，车轱辘一转，不必走路就到了。明悦的爸爸就骑着这么一辆自行车，永久牌的，整天擦得锃明瓦亮的，骑在车上时不像走在路上爱跟人打招呼，好像身子抬高了架子也跟着抬起来了。二妮多想她的爹也是这么个“城市人”，有钱买明悦能吃到的饼干，有钱买明悦那样的现成衣服，有钱买各人的棉被，有钱买一切能分开的东西……可有一回她爹被她说烦了，看了她厉声说道，人的命，天注定，你一生下来就在后街，你爹一生下来就在后街，想过得像前街人一样，做梦吧你！

明悦的饼干装在一个印有娃娃头像的铁盒子里，铁盒子放在书桌上，明悦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。这让二妮羡慕万分，若是在她家里，她娘会藏到房梁上去的。她家从没买过饼干，藏在房梁上的东西永远是几块干粮、几根黄瓜之类，即便这样孩子们也会想方设法偷吃干净的，他们的肚子像是永远填不满，纵然有一房梁的东西也不够他们填的。

二妮第一次吃明悦的饼干是自个儿打开的盒子，当时明悦去厕所了，二妮快速地打开，一群拥挤着的饼干立刻照亮了她的眼睛。她拿起一块，顾不得咀嚼就咽进了肚里，一块，又一块……明悦快回来了，却怎么也没法儿让自个儿停住。也怪那些饼干，仿佛要争抢着跳到她的手里，这边手刚空下来，那边一块就迫不及待地跳上来了。这样，自然就被从厕所回来的明悦看到了。让二妮没想到的是，明悦不但没怪她，反从那以后，每回来明悦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明悦打开饼干盒子请她吃。从明悦笑成了一条缝儿的眼睛里，二妮看出明悦是真喜欢让她吃的，她奇怪世上竟会有这样的人，把自个儿好吃的东西给了别人，自个儿还高兴！二妮吃饼干明悦的父母也见到过，他们说不上高兴，却也肯定没恼，就像她吃的不是饼干

而是红薯干似的。红薯干在二妮家也是要偷偷吃的，因为只要是吃的东西都会遭到哄抢，哪怕不爱吃哪怕抢到手再扔掉大家都不会甘于人后。二妮爹看着孩子们争抢总是嘿嘿地笑，有时甚至忘情地嚷，上，上啊！他最瞧不上畏首畏尾的孩子，哪个哭哭咧咧地向他诉苦，他会无情地踹上一脚，骂道，活该，没出息的东西！

铁盒子里的饼干也不是总有的，有时会换成一些水果糖，花花绿绿的，散发着诱人的甜香，二妮剥一块在嘴里，那甜会从嘴里一直融化到全身。那时二妮就想，为了饼干和水果糖，也要和明悦好下去！

有一回，二妮在明悦家玩到了天黑，明悦的父母便把她留下来吃了晚饭。那不过是顿普通的晚饭，小米红薯粥，发面馒头，醋溜白菜，还有一盘自腌的咸菜。那些东西二妮在自个儿家也都吃过，可从没像那次那样吃得奇香无比！她发现红薯可不像自个儿家是带了皮子吃的，而是削光了皮子，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，在黄亮亮的小米粥里，就如同橘子瓣儿的水果糖一样若隐若现，吃上一口，果然是既有米香，又有糖果一般的甜，红薯自身那种土兮兮腻乎乎的甜，反倒奇迹般地消失了！发面馒头是白面和玉米面掺和在一起的，比单纯的白面馒头松软，又比单纯的玉米面饼子细腻、好吃；白菜呢，二妮家是撒把盐在水里煮的，而明悦家的白菜却是油亮亮的，菜里还有辣椒、花椒，还有葱姜、酱油，还有醋和白糖……天啊，不过一盘白菜，有多少调料侍候它啊！还有那盘切成了细丝的咸菜，淋了香油，吃在嘴里是又脆又香，而二妮家的咸菜，甭说香油，还没等切开就被一家人你掰一块我掰一块地抢光了……

那顿晚饭给二妮的打击是太大了，没有饼干和糖果是因为没钱，可米面、红薯、白菜、咸菜，是每家每户都有的呀。再吃自个儿家的饭时，二妮就不由得食欲大减，她把明悦家的做法说给她娘，还说跟明悦家的饭菜比她家的简直就是猪食。她娘气道，猪食不也把你养大了，养得比明悦还胖壮，还不聋又不哑的！那时做饭的事还是她娘一个人说了算，二妮还没有替代她娘的力量，许多年之后，二妮不仅做饭的事说了算，其他一切一切的事都说了算，她对这个家的吃穿住行十分霸道地做了彻头彻尾的改造，哪个敢不从，她便拳脚相加。她当然也想学明悦家的人知书达理的样子，可实践证明，她这样的家庭是讲不得理的，要是巴望着理通了再做，那就什么都甭想做成了。

3. 二妮和贵生

二妮长大后，常常后悔小时候在明悦家只顾了吃了，没借她家的几本书看看。

明悦家的书都在她哥明奇的房间里。上四年级的时候，明悦就开始从明奇的房间里拿书看了。明奇的书都放在床下一个大木箱子里，每回拿书，明悦都要请二妮帮她拖出来。明奇房里有书架，可书架上都是明奇学过的课本，明悦要看的书一本也没有。有一回二妮突发奇想，抱了箱子里的书就要往书架上放，却被明悦坚决地阻拦了，明悦告诉她，哥哥会生气的，因为他不想借给人看，书一借出去就像飞出去的鸟儿，再难要回来了。二妮这还是头一回见到把书看得比人还重的人，书不过是个物件，用这物件赢得人的高兴不是件好事吗？明悦还告诉她，不是哥哥小气，是有人太不像话，不还不说，还撕了卷烟抽。二妮问明悦是谁干的，明悦比画了半天，二妮也没听明白。直到明奇回来，二妮才从明奇嘴里听到了两个人的名字。两个人都是后街的，一个是她家隔壁的米贵生，一个是她的堂哥黄喜子。二妮二话没说就找他们去了，不过一会儿的工夫，竟把两本书要回来了！虽说前后已被撕掉了十几页，明奇还是十分欣喜，本是绝了希望的事了，二妮却像随手摘片树叶似的，轻而易举地就做到了。明奇问她怎么要的，二妮说，开始他们不肯给，问我，明奇是你什么人，要是你男人就给你。我上去就一人一拳，说，给不给，不给就找我爹去！他们都怕我爹，一提我爹就都乖乖地把书交出来了。明奇的脸红红的，说，就算他们怕你爹，跟他们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真难为你了。二妮说，这有什么，明悦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明悦哥的事，就是我哥的事。明悦你说的是吧？明悦高兴地连连点头，指指自个儿，又指指二妮，摆了手表示，二妮能做的事，自个儿是做不到的。明奇说，你做不到，我也做不到，这还是我自个儿的事，要反过来是二妮的事，我怕就更做不到了。二妮说，哎呀呀，你们怕什么，我又不指望你们帮我做什么，只要跟我好，不拿我当个外人，我就很知足了。二妮说得真真切切的，明奇、明悦相互看看，不由得一阵感动。明奇把装满书的木箱子从床底下拖出来说，以后这些书，你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，想借几本就借几本！二妮翻了几本，却一

本一本地都放下了，说，外国人的名字太长了，记不住。明奇便笑起来，说，你是没看进去，看进去一准儿就放不下了。二妮知道，这已是明奇对她相当友好的表示了，但比起那些饼干、水果糖，这些书终没能调动起她的兴奋，她只礼貌性地选了一本，后来没看完就让明悦又还给她哥哥了。

二妮后悔的不是没借书看，是因为没借书看而跟明奇、明悦以及后来的小慧有了差别。小时候不懂得，待长大了懂得了，差别却已经来不及弥补了。

二妮最后悔的还不是差别，而是因为差别让米贵生钻了空子。二妮小学毕业没考上中学，就回生产队劳动了，这时的她已经十六岁，比贵生只小一岁。贵生住在隔壁，两家只隔了一堵半人高的土墙，二妮家这边吃饭、打架，贵生家那边看得真真的；而贵生家那边干点什么，也瞒不过二妮家的眼睛。贵生弟兄五个，他是老二，他家最愁的不是吃饭，是穿鞋，弟兄五个加上他爹六个男人的鞋，全凭了他娘一个人来做。他娘又是个慢性子，一双鞋磨磨蹭蹭的总也做不完，男人们的鞋大多时候都前后张了嘴，一走啪嗒啪嗒的。他们进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，娘啊，挂不住脚了！为这挂不住脚，贵生娘不知挨过贵生爹多少次打，可贵生娘不是懒，她每天起早贪黑，下地手上都拿了鞋底子，可她家的男人们，脚下仍是啪嗒啪嗒的，叫她又有什么办法！而二妮家这边，二妮打十岁就开始纳鞋底子了，十三岁就能把一双鞋做得很是样儿了，再加上她娘，有时她的妹妹三妮也学着纳几针，一家人的鞋子就不那么紧张。有一年冬天二妮见贵生脚上的鞋前后张了嘴，脚后跟都冻裂了，便自作主张将刚做好的大妮的一双棉鞋送给了贵生。大妮不是二妮的姐，是二妮的哥，为此二妮挨了娘的骂不说，还把贵生招惹上了，贵生从此有事没事就到二妮家串门儿。他爱坐二妮家的屋门槛，二妮在屋里他就面朝了屋里，二妮在院儿里他一转身就面朝了院儿里。出出进进的人有时踢到他，他拍拍身上的土，也没有挪一挪的意思。二妮骂一声“好狗不挡道”，他就嘿嘿地笑。二妮家所有的人都看出他对二妮有意思了，他一进门，二妮的弟弟妹妹们争相发着起哄的怪声儿，二妮的哥哥则不停地咳嗽，不停地吐痰，仿佛他的支气管炎又犯了。他的确有支气管炎，打小就有，长到该娶媳妇的岁数了嗓子还是呼哧呼哧的，即便有中意的也不敢像贵生一样死皮赖脸地找上门去，所以他对贵生的行为格外反感，贵生追求他妹就像是对他身体的讽刺似的。对贵

生最好的要算大菊了，二妮的爹顾着生产队的事，贵生来不来的他好像都没看在眼里，而大菊就不一样，一家子的活儿是她的，一家子的难听话儿也都堆给她，从孩子爹到一群孩子，没一个对她喜眉笑眼地说过疼她亲她的话。而贵生，天天喜眉笑眼的，天天拣她爱听的说，甭管他是真是假，能让她舒舒服服高高兴兴的，还从没有过第二个人呢！

因此等贵生走了，大菊就开始做二妮的工作，说二妮和贵生是天作地配的一对，说二妮甭总想着攀高枝，像明奇那种人家，就是跑断腿人家也不会……二妮总是不等她娘说完就把抹布或是笤帚什么的扔到她娘身上了，嘴里还咬牙切齿地喊，你跟贵生才天作地配呢！这话是贵生说的吧，啊呸！他才是想攀高枝呢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个儿，我二妮是谁，哼，做梦去吧！

待贵生再来，大菊便把二妮的话原封转告给他，贵生却并不生气，嘻嘻笑了说，她是正迷着心窍儿呢，有一天清醒了，她就知道自个儿是谁了。但贵生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二妮有一天会把他脚上的棉鞋脱下来，他正坐在门槛上把两只脚荡来荡去的呢，二妮猛地推了他个仰巴脚儿，脑袋磕在地上，一双脚担在门槛上，让二妮轻而易举就把鞋抢在手里了。贵生好不容易站起来，光了一双长满黑垢的脚站在冰凉的地上，他看看周围一群幸灾乐祸的孩子，又看了二妮说，求你了，大冬天的，你就忍心啊？二妮说，想穿鞋也行，往后再别让我在我家看见你！贵生装傻充愣地说，为什么啊？二妮转身就要把鞋扔给大妮，贵生急忙拦了说，行行，不来了不来了，我再不来了还不行吗？

贵生这事很快就传遍了后街、前街，后街的人都骂贵生人贱，上赶了的买卖哪里做得，再说要贱就贱到底，一双鞋就吓得缩了头，甭说二妮，就是二妮她娘，这样的男人也不稀罕啊；前街的人呢，说的则都是二妮的不是，也就是后街的闺女，才做这顾头不顾屁股的事，当初那双鞋要是不给人家，不是相安无事？既给了人家，就不能再撕破脸要回来。这一给一要，前街的闺女一准儿哪一样都不会做出来的！

而正在人们这么议论的时候，前街的小慧却忽然跳了井了！前街的人就像被人打了脸，再不好议论前街、后街的闺女如何如何了。不过事情总是有转机的，没多长时间，前街的人就因为一个新传出的消息又变得活跃起来，这消息是：小慧其实是后街的种儿，她的爹是后街的谁谁，所以她

敢跳井就不足为奇了！

4. 黄块和宏斯

后街的谁谁，说的是后街的生产队长，也就是二妮的爹，大菊的男人。

他叫黄块，人长得像他的名字一样，大块头，大嘴巴，大鼻子，浓眉毛。人长得“块”，心可有细的地儿，一年二十四节气，什么节气该种什么，一亩地该下多少种，该施多少肥，一样活计该用多少个工，他都能说出个八九不离十。所以后来有了生产队，后街的生产队长自然就是他的了。但他这个人，没当队长还显不出什么，自打当了队长，脸就黑起来了，架子就端起来了，有人想跟他说句话，不叫上十句八句的队长，他是决不肯开口的。即便开口，说出的话也如硬邦邦的砖头，砸得人直发蒙。因此后街的人多数都有点怕他，又有点敬他，还有点恨他，见了他，总是老鼠见了猫一样，老远地就躲开了。黄块呢，他是巴不得人们做老鼠的，他觉得一个生产队长，没有人怕是什么事都休想做成的。比如锄草是最简单的活儿了，一个孩子都能干的，可要是锄草的人不怕他，就可能把庄稼锄掉，把草留下。这种事不是没发生过，他曾发狠地整治过做这种事的人，罚他们一个月的工分，或者罚他们起大圈淘大粪去。后来果然好多了，再没人敢跟他对着干了。他当然经常听上级讲“要做群众的思想工作”什么的，但他自认为群众是没什么思想的，特别是后街的群众，他们的思想就是欺软怕硬，欺理怕横，愈是跟他们讲道理，他们就愈是不明道理，甚至会以为你是怕了他们了！所以他一定不能让他们这么以为的，一定要做只猫，做一只让所有老鼠都怕的猫！必要的时候，伸手打人的事他也是要做的，一巴掌打过去，再不听话的人也变得服服帖帖的了，再棘手难办的事也变得顺顺当当的了。这世上的人，多数都犯贱，愈敬着他他就愈拿你不当回事，拿他不当回事了，他反倒要敬着你了。

后街的人怕黄块，前街的人自是不会怕的，他们有自个儿的队长，况且自个儿的队长和和气气的，全不像黄块那么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。不过做个和气的群众是好事，做个和气的队长就难说是好事了，都知道前街的人爱讲道理，队长一天到晚要安排多少件事，有个一两件做得没道理，讲道理的人就得找上门来。且道理这东西，就像地里的庄稼，各有各的路

数，队长觉得对，群众不一定觉得对，张三觉得对，李四不一定觉得对，这样，比较后街，前街有些事反倒多了麻烦，开会时七嘴八舌的乱发言，一件小事队长说了都不算，更要命的是，庄稼的收成没后街好，年底的分红也没后街高！这事人们是最看重的，后街人会因此更敬怕黄块几分，前街人则会因此更小视和气的队长几分。有时前街的队长和后街的队长碰上了，黄块就说前街的队长，你呀，是把简单的事弄复杂了，他们那不是在讲道理，他们那都是私心啊，私心一怂恿出来可不得了，你纵然有一千条道理，也驯不服私心的。

前街的生产队长叫宏斯，和黄块差不多的年龄，他本是不大瞧得起黄块的，黄块大字不识一个，还把个家弄得猪窝一样，全凭了蛮横管理几百口子人，能走多远呢？但黄块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倒是让宏斯没想到，他寻思，怪不得，这黄块自有黄块的不简单呢。再碰到一起，宏斯对黄块就多了几分客气，递根烟，说句问候的话什么的。黄块却又是没有客气的习惯的，不言谢，烟也不抽，往耳朵上一夹，嘴上还骂骂咧咧的，妈的，还没早烟过瘾呢！对宏斯的问候，也一样地轻慢，不是不吱声，就是笑骂一句，废什么话！宏斯是恼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心里从此只把他当一个不通情达理的粗人，如同以往不大理睬他。可黄块那边，却是不管理睬不理睬的，只要他想理睬了，宏斯这边是绝难躲得过去的。有一回黄块意外地要请宏斯喝酒，并要宏斯借一块钱给他。宏斯问干什么，黄块说打酒啊。宏斯说，拿我的钱，算你请还是算我请啊？黄块说，甭管谁请，反正酒是一定要喝的，一些话，离开酒是说不出来的。两人真喝起来，宏斯才明白，黄块原来是想跟他达成同谋，搞一回瞒产私分。黄块说，一年到头连顿饱饭都吃不上，干活儿哪来的力气，索性咱就瞒上边一回，一回，就这一回！喝了酒的黄块眼睛瞪得牛眼似的，鼻子、嘴也撑到了最大，要把小鼻子小眼儿的宏斯一口吞下去似的。宏斯低下眼帘，不停地摇头。黄块抓住宏斯的脖领子，大鼻子几乎顶上了宏斯的脑门儿，他说，你一答应，就不只是后街了，就是全村人都能吃饱了！宏斯拼力挣脱开他的手，说，我看你不是为前街，你是临死要拉个垫背的。黄块说，我就是拉个垫背的咋的了？又不是为我自个儿，不丢人，倒是你，大家伙儿吃不上喝不上，指了脊梁骨骂你，看你丢人不丢人！宏斯说，前街还没惨到非瞒产私分不可的地步。黄块说，这我知道，不就有几个挣公家的钱的？我早替你算过，

总共131户，家里有挣钱的连临时工都算上，也不过40来户，三分之一还不到呢。那三分之二的户，跟你要吃的要喝的你怎么弄？宏斯没想到黄块对前街比自个儿摸得还清，宏斯说，这事可非同小可，一旦揭发出来，轻则撤职，重则弄成个坏分子都是可能的。黄块骂道，妈的，这酒你是白喝了，不干也罢，那我就去前街找那三分之二的户，把你这话一户一户地说一遍，看谁来撤你的职？

宏斯知道，黄块这个人是说得做得到的，到那时候，他这个队长就更难干下去了。他倒不在乎队长不队长的，他在乎的是自个儿的面面，他可不想在大家伙儿的唾骂声中滚下台去。他看看黄块喝得通红的四方大脸，就仿佛一堵红墙挡在他的面前，终于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。当时他懊丧极了地想，明明自个儿有理的事，如何就让黄块占了上风呢？

让宏斯更没想到的是，后来有人揭发这事时，黄块是死不认账，不但不认喝酒的事，更不认瞒产私分的事。他还理直气壮地让会计拿出分粮的账本，一户一户地指给查账的人看，他说，我是有犯浑的时候，但再犯浑也不敢哄骗上级，哄骗上级就是哄骗共产党、毛主席，共产党、毛主席是谁？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大救星啊，在大救星面前，我是不会说一句谎的！他说得动心动肺的，让在场的人都深信不疑。宏斯呢，上边来人还没问几句他就认下了，他倒没揭发黄块，只想着，黄块说得对，又不是为自个儿，就算生产队长干不成了也不丢人。果然，他的生产队长就被免了，而黄块的生产队长，毫发未损，仍好好地连任了下去。

宏斯被免后，黄块又请宏斯喝了回酒，这回是黄块自个儿出的钱。地点在小慧的家里，那时小慧正上小学，接待他们的是小慧妈鲁芹。上一回喝酒是在宏斯家，因为黄块家实在没个站脚的地儿。可宏斯是有些惧内的，酒、菜都由宏斯家出，宏斯老婆是满肚子的不痛快，一直给黄块挂着脸儿。鲁芹不会挂脸儿，因为黄块对鲁芹家是出过力的，早先土地还没归集体那会儿，鲁芹家的几亩地都是请黄块帮了种，鲁芹的丈夫宏曾和是个文化人儿，在市里的一所中学教书，虽说礼拜天在家，却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，拿扫帚扫个院子都笨手笨脚的。

黄块去鲁芹家是黄块的老婆大菊牵的线，大菊和鲁芹原是同村人，出嫁前并无交往，出嫁后两人倒时有走动，通常是大菊挨了打，哭哭啼啼地去找鲁芹，鲁芹使用话安慰她，还找出不穿的衣服、鞋子或一两升的米面

送给她。鲁芹和大菊都没想到，后来鲁芹也有作难的时候，且大菊还能帮到鲁芹。这让大菊自豪得很，每回黄块去鲁芹家，她都觉得是她送给鲁芹的礼物，就像鲁芹送给她的衣服、鞋子和米面一样，她终于也有条件回送鲁芹了。

但岂知，这样的礼物是个活物，远不像衣服之类好掌控，没多长时间，大菊就发现黄块去鲁芹家时变得高兴起来，再也没有最初的不情愿了。她知道鲁芹有时会给黄块些零花钱，就像有时也给她大菊一样，零花钱对她这样的家庭非同小可，黄块完全有理由变得高兴起来，可在黄块的眉目之间，她总觉得还有零花钱以外的让她难以捉摸的东西。不过一见到鲁芹，她的一颗心就安定下来了，鲁芹虽说是个俊俏人儿，可一脸的正经，话不多，一出口就是实话，从来不来假的虚的，也不会扭捏作态，许多女人身上的毛病，鲁芹一点没有。据她对黄块的了解，黄块对这样的女人是不会有兴趣的，他喜欢闹闹哄哄的女人，见面可以往屁股上拍一巴掌的，像她大菊，哪怕气得他对她动粗，他也不想让大菊变得闷葫芦一样。

对小慧的议论大菊也听到过，她是时信时疑，见到黄块的时候她有几分信，见到鲁芹的时候她就又把那几分信推翻了。她的几回跳井，因为挨黄块的打，也因为她在信与不信之间太受煎熬了，还不如一死了事。她曾细细看过小慧，除了像她妈鲁芹，是既没有黄块的影子，也不见宏曾和的痕迹，她想，这个鲁芹，连生孩子都是正经的，一丝儿没沾过男人一样。

5. 明悦和小慧

小慧比明悦大两岁，明悦上三年级的时候，小慧上五年级。三年级和五年级在一所院子里，只是五年级在楼上，三年级在楼下。每次课下十分钟，明悦都能看见小慧飞一样地从砖楼梯上下来，然后成为女生们踢毽子的中心。楼梯又窄又陡，砖角被磨去了一大块，许多男生上下楼都离不开扶手，小慧却可以撑起胳膊，让胳膊变成一对飞翔的翅膀。小慧踢毽子也神得很，她的脚和毽子之间像是有一条看不见的皮筋，皮筋时而拉长时而缩短，令那毽子时而上时而下，时而左时而右，时而前时而后，永远不会落下似的。她一踢毽子，院子里所有的游戏就都停止了，大家心甘情愿地将她围在中间，个个是一脸的惊羡。有一回，小慧大约踢累了，脚一偏，